

大日本史

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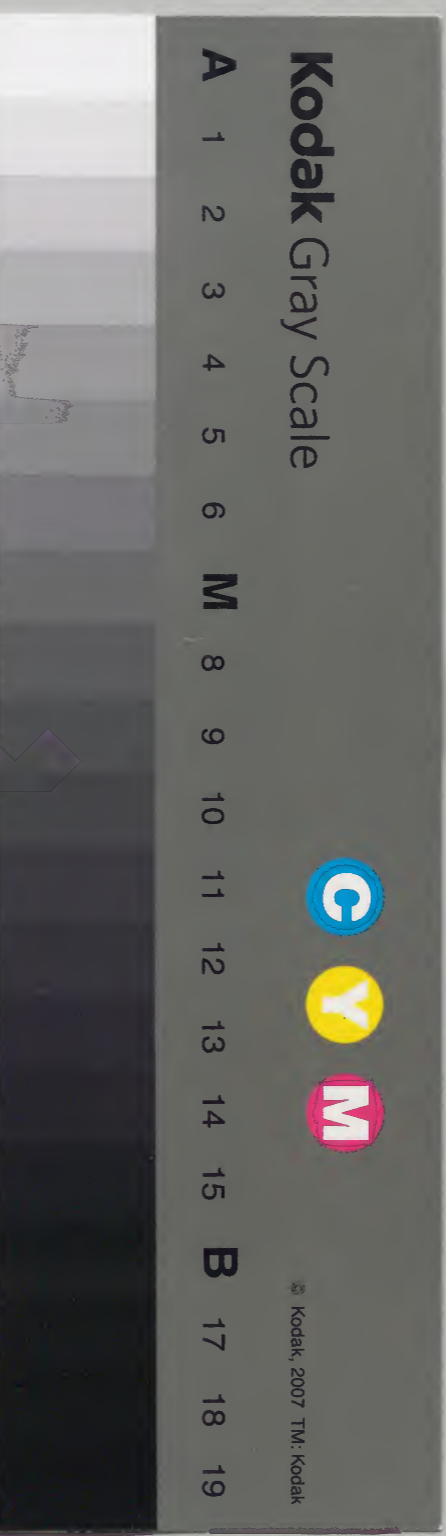
第一百三十二卷 列傳
 藤原時平 藤原管根
 第一百三十三卷 列傳
 菅原道真
 第一百三十四卷 列傳
 三善清行
 第一百三十五卷 列傳
 藤原實賴 藤原在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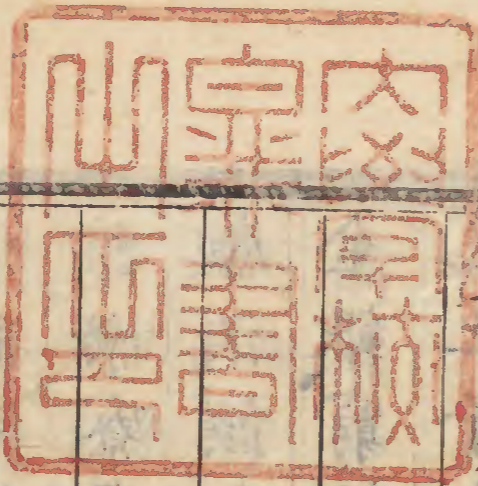
和書門	二〇二五八
函號	一三八
架	五〇
冊	五〇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258
冊數	150 (59)
函號	138 105

架冊〇五-
六五歴和

内閣文庫	
和書類	二〇二五八
函冊	一三八
架冊	五〇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二

淺草文庫

列傳第五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時平 子保忠 顯忠

藤原管根

藤原時平、關白基經長子也、光孝帝命行冠禮於仁壽殿、手爲加冠、主殿助藤原末兼理

大日本史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

髮冠巾皆賜服御之物乃授正五位下使參
議橘廣相草制三代實錄曰伯禽封魯辟疆侍中
咨爾時平名父之子功臣之嫡及此良辰加
汝元服鳳毛酷似爵命宜殊本朝文粹帝親
書賜之敕公卿大夫就基經直廬稱賀宴飲
雅樂寮舉樂賜五位已上物有差數日基經
獻酒饌衣物陳仁壽殿東庭供御器皿鏤以
金銀窮極侈靡先是帝使貞數親王及四位
已上子十許輩習舞至此進奏通宵歡洽賜

時平御衣一襲三代實錄尋進從四位下為左近

衛權中將左近衛據宇多帝即位補藏人頭

公卿補任特詔與左大辨橘廣相等三人同侍殿

上扶桑略記寬平初兼讚岐權守歷參議左右衛

門督檢非違使別當五年任中納言兼右近

衛大將春宮大夫尋轉大納言兼左近衛大

將補藏人所別當敘正三位公卿補任時平為人

好色給伯父國經奪其妻今昔物語帝遜位

戒醍醐帝曰時平功臣之後年雖少諳練政

事初聞其內行不謹朕置不問去春以來屢

加激勵使習公事可以備顧問資輔導也寬平

遺誠乃與權大納言菅原道真執政大鏡一

皇紀昌泰二年為左大臣大將如故日本紀略

大鏡裏書延喜元年敘從二位公卿補任時平年少氣

銳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者道真不欲每事

立異常竊嘆之時平嘗視事意氣甚峻厲道

真有憂色有史謂道真曰僕有計今日使公

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癖

見之大發笑不能自已使道真代視事大道鏡

真宿德有時望上皇雅重之密與帝議欲令

道真專決機務時平聞而不能平神皇正統記扶桑略

記北野緣起結源光藤原定國藤原菅根誣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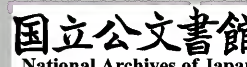
真道真遂貶黜北野緣起時風俗奢侈衣服

華麗為立制限而犯禁者眾帝患之時平與

帝密謀自著鮮服入朝帝佯怒召職事曰朕

近禁奢侈而左大臣身長百僚首敗國禁大

臣舉動豈宜如此因勒歸家時平惶恐屏去



隨身、徒步歸私第、杜門謝客、月餘被賞、自是

奢風頓改、鏡大二年賜封戶二千、公卿補任、歷代皇紀、七

年敘正二位、公卿補任九年薨、年三十九、贈正一

位太政大臣、日本紀略、詔固關警固、日本紀略、居

本院第、今昔物語、故稱本院大臣、大鏡、又中御門、公卿

補任時平與道真並為左右大臣、道真被貶、時

平薨、時有右流左死之語、江談、善和歌、古今和歌

集頗好學、受業大藏善行、嘗設宴於別莊水

石亭、會一時文人、作詩以賀善行七十算、自

稱門人、執禮甚敬、雜言、延喜初奉詔撰三代

實錄五十卷、本書、延喜格十卷、日本紀略、子

保忠、顯忠、敦忠、公卿補任、敦忠好和歌、通音

律、與源博雅並稱、大鏡、仕至從三位、權中納言、

天慶六年薨、年三十六、公卿補任、世稱本院中納

言、公卿補任、世稱本院中納言、

保忠、延喜中歷右大辨、拜參議、敘從三位、任

權中納言、延長中兼左衛門督、進正三位、轉

大納言、承平二年兼右近衛大將、明年兼陸

大納言、承平二年兼右近衛大將、明年兼陸

奧出羽按察使、六年薨、年四十七。

公卿補任按大鏡

裏書作保忠、達音樂、幼善吹笙、醍醐帝召試

其藝、曲調精妙、帝大褒異、賜橘皮笙、體源鈔

帝御性慈惠、冬月入朝、懷炙餅以取煖、稍冷

則分與從者、救其饑、率以為常、大鏡世稱賢人

大將、其第在八條、故又稱八條大將、公卿補任大鏡

顯忠、延長承平間、歷左右中辨、叙從四位上、

任參議、天慶中、進從三位、拜權中納言、兼左

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天曆中、陞大納言、正

三位、兼陸奧出羽按察使、右近衛大將、天德

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四年、叙從三位、拜右大

臣、康保二年、薨、年六十八、詔贈正二位、稱富

小路右大臣、公卿補任大鏡裏書性尚節儉、第宅器用

極朴素、盥漱不用盤、自執杓灌洗、雖為大臣、

出無前驅、騶從甚尠、大鏡古事談鈔方設大饗、治

具簡約、堂廡一無所崇飾、今昔物語時平諸

子皆壯年而沒、世謂道真之靈所祟、大鏡顯忠

深懼之、每夜拜于庭、祈免難、古事談鈔兄弟中

唯顯忠官位顯達立朝最久人皆以為其畏

慎所致大鏡

藤原菅根字右生公卿補任桂父曰良尚清

和朝至從四位上右兵衛督美姿容有膽氣

好武藝膂力過人菅根博涉經史兼通百家

三代實錄元慶八年補文章生寬平中任因幡掾

對策及第任少內記公卿補任菅原道真輔政薦

菅根曰曩者臣任東宮亮太上皇敕臣兼供

執經一身兩役忽劇不遑以狀奏聞太上皇

舉菅根聽昇殿晝夜恪勤每當顧問引經傳

以發叡情抽章句以催文思其所奉授者曲

禮論語後漢書等卷帙有餘對策及第七年

于今准之前例謂為晚成伏願敘之上階補

成業之舊功明侍讀之新賞菅家乃擢式部

少輔授從五位上昌泰中兼文章博士備中

權介補藏人頭兼右近衛少將延喜元年貶

太宰大貳未發再補式部少輔藏人頭兼權

左中辨尋進從四位下任式部大輔公卿補任六

年帝讀史記管根侍讀日本紀略敘從四位上明

年兼侍從八年任參議十月卒年五十三贈

從三位公卿補任○在柄緣起為管根嘗與

撰延喜格延喜格式序初管根以道真薦登用管家

文後在殿上為道真所辱江談鈔北野緣起管根深

銜之北野緣起及藤原時平陷道真法皇欲救之

管根過而不通道真遂貶江談鈔子元方天慶

初任參議兼左大辨公卿補任平將門反朝議推

元方為大將軍討之元方奏請以攝政忠平

子一人為副由是議格以藤原忠文代元方

江談鈔天曆中兼民部卿至正三位大納言七

年薨年六十六公卿補任一代要記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一百三十三

菅原道真
字三
桂林遺
小名阿呼
梅城參議
是善第三子也
公卿補任
幼而穎悟
甫十一
歲是善使島田忠臣試詩
道真即賦曰
月耀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六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菅原道真

字三

桂林遺

小名阿呼

梅城

參議

是善第三子也

公卿補任

幼而穎悟甫十一

歲是善使島田忠臣試詩道真即賦曰月耀

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

馨菅家文章是善嘆曰、蘭茁而芳、信哉梅城錄貞觀

中舉文章生、為得業生、授下野權掾公卿補任、政事

要略道真一日訪都良香、會良香講射、良香以

為彼儒生未嘗操弓、試授弓矢、道真一發即

中、觀者驚服、在柄緣起、太平記對策及第、為玄蕃助、

公卿補任、政事要略任少內記、既而丁母憂罷、三代實錄十

六年敘從五位下、歷兵部民部少輔、元慶初

遷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公卿補任、政事要略詔講後

漢書菅家後草進敘從五位上、七年兼加賀權守、

公卿補任、政事要略渤海聘使裴邇來、以道真權行治

部大輔事、與島田忠臣接伴之、三代實錄仁和中

遷讚岐守、敘正五位下、寬平三年、入為藏人

頭、公卿補任身狀辭曰、臣謹檢近代之例、任此職

者、或出自潢流、或生於鼎族、未有凡夫懦士

而能當此任者也、不聽、再為式部少輔、兼左

中辨、又上表請解藏人頭、不聽、菅家文章四年敘

從四位下、兼左京大夫、五年為參議、兼式部

大輔左大辨勘解由長官俄兼春宮亮

公卿補任

政事略時春宮每事省略其負學士闕而不補

使道真供執經道真以兩職煩劇力不足給

舉藤原菅根代執經

菅家

明年以道真為遣

唐使紀長谷雄為副

扶桑略記

時僧中瓘在唐告

以其寇亂道真奏曰伏檢舊記遣唐之使或

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賊而亡身者如中

瓘所報未然之事可推而知願以其狀遍下

京卿博士議國之大事不獨為身且陳款誠

伏請處分

菅家

竟不果行

扶桑略記

是歲道真年

五十門人設宴賀之有一老父置賀章及沙

金於案上不顧而去衆見而怪之其文曰傳

聞菅家門客共賀知命之年弟子雖削跡人

間無名世上而數記淳教之風多改蠢昧之

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深感彼義

欲罷不能金以表中誠之不輕沙以祈上壽

之無涯莫疑其人可求其志遠居北闕之以

北遙增南向之和南後知帝之所設其被貴

重如此緣在柄起七年兼近江守拜中納言敘從

三位兼春宮權大夫公卿補任政事要略八年奉敕錄

左右獄囚徒多所平反菅家文草兼民部卿餘官

如故九年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公卿補任

政事要略為氏長者公卿補任帝嘗遊獵道真諫止之

續古事談隨事獻替多所匡弼帝之立東宮也獨

與道真定議後二年欲遜位道真極陳其不

可後帝又諭以前志道真贊成之既而外議

紛紜事殆寢道真奏曰大事不再舉事留則

變生帝嘉之遂傳位東宮是為醍醐帝寬平遺誠

詔同藤原時平參決萬機寬平遺誠大鏡愚管鈔政事要略

上皇以禪讓之事由道真贊成戒醍醐帝特

重之寬平遺誠敘正三位兼中宮大夫蒙內覽宣

旨昌泰二年以藤原時平為左大臣道真為

右大臣大將如故公卿補任政事要略上表

辭曰臣地非貴種家是儒林偏因往年拔擢

之恩自至今日昇進之次人心已不縱容鬼

瞰必加睚眦伏願陛下高迴聖鑑早罷臣官

大日本書紀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三

非唯不奪志於匹夫、亦復得從望於衆庶、表

三上、不聽、菅家道真寵眷日隆、禁中內宴每

預焉、菅家三年帝朝朱雀院、密與法皇議、扶

略記、梅以為左右大臣、竝秉朝政、無所統、

不便、荏柄因召道真、諭曰、天下之政、卿宜專

奏決之、道真固辭不受、扶桑略記、且奏曰、既

召臣而無事、人必怪之、遂賦春生柳眼中詩

獻之、帝及法皇各賜御衣而罷、扶桑略記、尋

上表請罷大將、不許、菅家帝屢幸神泉苑、宴

於乾臨閣、以近衛次將為別當、道真諫止之、

古今著聞集、道真起翰林、遭遇法皇、不次登庸、位

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

風采、時平常嫉寵任勝己、及聞其有密諭而

彌不悅、參取大鏡、太平時源光藤原定國資

望素高、而二人位在道真下、居常快快、荏柄

參取菅家文草、藤原管根亦有憾於道真、江談鈔、荏

時平交結、協力排陷、譖毀日至、太平記、荏時

平密奏、道真有異圖、欲廢陛下、立齊世親王、

而身專國權

梅城錄引聖廟記世親王作本康親王

○按本書齊胤

紹運錄

道真女適親王

皇胤紹

時平蓋以是

動之帝富春秋在位日淺遂惑之

梅城錄引聖廟記

延喜元年正月敘從二位俄貶太宰權帥

公卿

補任政

事要略責以欲行廢立左近衛中將

官據印本尊

源善以下緣坐貶官者多

政事要略道真憂悶

不能自白以和歌哀訴於法皇

大鏡在法皇

欲見帝申救之菅根過而不通

江談鈔在諸

陣警固衛士等不肯下榻法皇終日坐於陣

外竟不得入而還

日本紀略參取扶桑略記

道真有男女

二十三人皆被貶黜

太平記在柄緣起

各異其處唯

聽小男小女隨行道真愛梅臨發花適開詠

和歌敘懷辭甚悽切聞者憫之

大鏡太平記在柄緣起

至太宰府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

菅家後朝

廷遣使宇佐過太宰府察其舉動使者歸奏

道真言我實無意為善朝臣所誑誤且法皇

有傳承和故事之旨終至此耳

扶桑略記引醍醐御記

蓋當時讒者誣奏源善勸道真圖非舉故諷

使者證成之、其守讚岐、前守藤原保則、豫料

其不能令終、

其守讚岐以下、三善清行所撰藤原保則傳、

及居相

位、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亦勸避權寵、

扶桑略記、本朝

粹、道真不從、至是遂以讒廢、

續古事談

三年二月

薨于貶所、年五十九、

公卿補任、日本紀略、太

十、政事要略、四年薨六十一、今據管家文章、

葬筑前安樂寺、

荏柄緣起

道真能文章、最長詩、

仁和中遊阿波守平某河、西莊賦二十題、食

頃而成、文不加點、又為宮僚時、應令賦二十

物、立成、妙極、其趣、渤海裴頌見道真詩、以為

近白居易體、

管家文章

昌泰中、奉敕纂所著詩文

為十二卷、今所謂文章是也、并祖清公父是

善集上之、帝賜詩褒賞、有更有管家勝白樣、

從茲拋卻匣塵深之句、且書其卷後曰、平生

所愛白氏集、今得管家集、不復開帙、

管家後草

在太宰府、輯錄其所著遺紀、長谷雄、管家後

集是也、

鎌倉本管家後集跋、荏柄緣起

嘗奉詔、與諸儒修

代實錄五十卷、

三代實錄

又奉詔、分類舊史、

管家文章

名曰類聚國史凡二百卷仁和寺書興福寺

僧寬建如唐求法請齋道真及紀長谷雄橘

廣相都良香詩集小野道風行草書至彼以

廣其傳許之扶桑略記道真薨後時平菅根相繼

而沒京師數災文獻太子暴薨世以為其崇

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北野緣起帝後悔悟延長元年追復本

官贈正二位日本紀略左遷宣旨及外記文

書凡關道真事者皆焚之故世不能知其詳

焉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政一條帝正曆四年

贈左大臣正一位尋贈太政大臣公卿補任

百鍊鈔○扶桑略記以詔曰寵章表德錦篇

載而長傳縟禮旌賢素簡編而不朽故贈正

一位左大臣菅原朝臣鍾石銘勲旂常紀錄

和鹽梅乎台鉉韜風雲乎才岑朕前加追榮

今昭徽烈於百代之後今申駿命逾崇靈魂

於九原之中嗟呼馬鬣年深蒼煙之松雖老

龍光露暖紫泥之草再新贈以太政大臣宜

極人臣之職式照泉壤之蹤史官記政初天

曆中、民間建祠于北野、祀道真之靈、稱曰天

滿天神、爾後無貴賤、崇奉轉盛、元亨釋書、北野緣起、朝

廷亦以八月四日設祭禮、公事根元入二十二社

之數、社二十二寬弘元年、始行幸北野社、一代要記

北野宮起自是歷朝相承、奉幣不絕、公事根元世稱

聖廟、本朝粹郡國往往建社畫像以祀焉、子高

視、景行兼茂、淳茂、菅家傳記○按太平記在

十九女、而不敘行第、菅家系高視敘正六位

上、補文章得業生、葉黃記寶進從五位上、任

右少辨、菅家傳記為大學頭、坐父事、貶土左介、政事

要略後復為右少辨、扶桑略記延喜十三年卒、年三

十八、子孫連綿、世以文章承家、多至達官、尊卑

分脈景行從五位下、式部大丞、菅家傳記貶駿河權

介、政事要略兼茂、○政事要略藏人正六位上、菅家傳記

左降飛驒權掾、政事要略淳茂文學傳、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百三十六

滿天...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大日本史卷之百三十四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三善清行字耀

公卿補任桂林遺芳鈔

為字菅原道真字菅三其佗紀寬橘能之類

皆然故今去其姓以從單稱又按江談鈔清

行又名居逸清行居逸音訓相近猶呼紀長

谷雄為紀發昭田忠臣為田達音之類也

父氏吉淡路守

公卿補任

清行受學巨勢文雄文

雄薦之曰才學超越時輩管原道真聞而哂

之江談

貞觀中為文章得業生補越前權目

元慶五年對策下第七年改判丁第尋為大

學少允仁和中遷少內記敘從五位下轉大

內記寬平中為備中介進從五位上昌泰三

年兼刑部大輔文章博士

公卿補任

上革命議曰

天道玄遠聖人所以罕言曆數幽微緯候以

之為誕由是學之者若迂遠傳之者似憑虛

端賜歎其難聞君山疑其妄作然而神經怪

牒雖蘊藏於蟬蠹之奧易象爻變猶照爛於

韋竹之編故敢以螢爝仰添烏暉臣竊依易

說而按之明年二月當帝王革命之期君臣

刻賊之運凡厥四六二六之數七元三變之

候推之漢國則上自黃帝下至李唐曾無毫

釐之失考之本朝則上自神武天皇下至天

智天皇亦無分銖之違然則明年事變豈不

用意乎伏惟陛下誠雖守文之聖主既當草

創之期數故即位之初遇朔旦冬至之慶改
元之後頻呈壽星見極之祥長星垂掃舊之
象衆瑞表惟新之應天數改運人情樂推既
能照彰於視聽之間何違假託於占候之術
但變革之際必用干戈蕩定之中非無誅斬
何者帝王革命此周易革卦之變也按革卦
離下兌上也離爲火兌爲金金雖有從革之
性非得火則不變故金火合體上下相害戕
蕩之理已窮君臣之位初定國之不祥無甚

於此伏望聖鑒豫迴神慮敕厲羣臣戒嚴警
衛仁恩塞其邪計矜莊抑其異圖迴青眼於
近侍推赤心於羣雄則封豕之徒自然革面
食楛之美終成好音撥亂之時垂其衣裳卽
戎之運鳴其環佩豈不美乎臣機祥難辨靈
憲易迷獻其丹款雖望飲於白虎之樽驗其
玉英恐負責於黃龍之瑞革命勘文是時右
大臣菅原道真權寵隆盛清行勸之退避道
真不納續古乃以書諫曰交淺言深者妄也

居今語來者誕也、妄誕之責、誠所甘心、清行
昔游學之次、偷習術數、天道革命之運、君臣
刻賊之期、緯候之家、創論於前、開元之經、詳
說於下、推其年紀、猶如指掌、斯乃尊閣所照
愚儒何言、但離朱之明、不能視睫上之塵、仲
尼之智、不能知篋中之物、聊以管穴、伏添橐
籥、伏見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
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是、引弩射市、亦當
中薄命、天數幽微、縱難推察、人間云爲、誠足

知亮、伏惟尊閣、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
榮、道之光華、吉備公外、無復與美、伏冀知其
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煙霞、藏山智於丘
壑、後生仰視、不亦美乎、本朝粹道真不聽、遂遭
貶謫、續古事談是時左大臣藤原時平欲放逐諸
司諸生、受學於管門者、清行以書諫曰、近日
京中大小皆云、外帥門弟子在諸司者、可被
左轉、其文章生學生、皆被放逐、由是人入悲
哭、跼躄而立、伏以此事變轉、未必殿下之本

意也。但外帥累代儒家，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失善人，惡逆之主，猶處輕科。至于門人，唯請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謀乎。方今紛亂之間，擾攘之會，宜立其陰德，塞其怨門。若咎過多，則怨門亦多。若寬宥大，則陰德亦大。伏望非衛府供奉關戍兵要之職，家司近親同謀凶黨之人，則皆無轉動，示以仁厚。又式部丞平篤行，後進之英髦也。殿下屢稱其才，頗有歲月，故雖編外帥之門徒，常感

殿下之知己，而今乍聞此語，晝夜悲泣。若失

此人，恐墜斯文，請傳恩裕之旨，以繫才士之

心。時平乃止。

本朝文粹
政事要略

四年上，改元議曰：去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敬以愚款，陳當年建寅

建卯之月，可有革命之變，誤中之責，罪當萬

死。伏以聖人與二儀合其德，與五行同其序，

故天道不疾而速，聖人雖靜而不後之。天道

不遠而反，聖人雖動而不先之。况君之得臣，

臣之遇君，皆是天授，曾非人事。義會風雲，契

同魚水、故周文之遇呂尚、兆出玄龜、漢祖之用張良、神憑黃石、方今天時開革命之運、玄象垂推始之符、聖主動其神機、賢臣決其廟勝、論此冥會、理如自然、若更存謙退、亦成替疑、鬱此改元之制、抑彼創統之談、則恐違天意、遂致咎徵、伏望因循三五之運、感會四六之變、遠履太祖神武之遺蹤、近襲中宗天智之基業、當創此更始、期彼中興、建元號於鳳曆、施作解於雷聲、帝嘉納之、改元延喜、革命勘文

改元 尋兼大學頭、為式部少輔、敘從四位下、

遷式部大輔、公卿補任 帝方勵精圖治、詔求直言、

清行上意見十二條曰、臣伏讀去二月十五

日詔、遍令公卿大夫方伯牧宰、進讜議、盡謀

謨、改百王之澆醜、拯萬民之塗炭、雖陶唐之

置諫鼓、隆周之制官箴、德政之美、不能過之、

臣伏按舊記、我朝家神明傳統、天險開疆土、

壤膏腴、人民庶富、故東平肅慎、北降高麗、西

虜新羅、南臣吳會、三韓入朝、百濟內屬、唐國

使驛於焉納賄、天竺沙門爲之歸化、其所以爾者何也、國俗敦龐、民風忠厚、輕賦稅之科、踈徵發之役、上垂仁而牧下、下盡誠以戴上、一國之政、猶如一身之治、故范史謂之君子之國、唐帝推其倭皇之尊、自後風化漸薄、法令滋彰、賦歛年增、徭役代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旣而欽明天皇之代、佛法初傳、本朝推古天皇以後、此教盛行、上自羣公卿士、下至諸國黎民、無建寺塔者、不齒人數、故傾盡資

產興造浮圖、競捨田園以爲佛地、多買良人以爲寺奴、降及天平、彌以尊重、遂傾田園、多建大寺、其堂宇之崇、佛像之大、工巧之妙、莊嚴之奇、有如鬼神之製、似非人力之爲、又令七道諸國、建國分三寺、造作之費、各用其國正稅、於是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至于桓武天皇遷都長岡、制作旣畢、更營上都、再造大極殿、新構豐樂院、又其宮殿樓閣、百官曹廳、親王公主之第宅、后妃嬪御之宮館、皆究土木

之功盡賦調庸之用於是天下之費五分而
三仁明天皇卽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鏤錦繡
綺組傷農事害女功者朝制又改日變月悛
後房內寢之飾飫宴歌樂之儲麗靡煥爛冠
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歛爲之滋起於是
天下之費二分而一貞觀年中應天門及大
極殿頻有災火儻依太政大臣昭宣公匪躬
之誠具瞻之力庶民子來萬邦麇至修復此
宇期年而成然而天下之費亦失一分之半

然則當今之時曾非往世十分之一也臣去
寬平五年任備中介彼國下道郡有邇磨鄉
爰見彼國風土記皇極天皇六年唐國將軍
蘇定方率新羅軍伐百濟百濟遣使乞救天
皇行幸筑紫將出救兵時天智天皇爲皇太
子攝政從行路宿下道郡見一鄉戶邑甚盛
天皇下詔試徵此鄉軍士卽得勝兵二萬人
天皇大悅名此邑曰二萬鄉後改曰邇磨其
後天皇崩於筑紫行宮終不遣此軍然則二

萬兵士、彌可蕃息、而天平神護年中、右大臣
吉備朝臣、以兼本郡大領、試計此鄉戶口、纔
有課丁千九百餘人、貞觀初、故民部卿藤原
保則朝臣、爲彼國介時、見舊記、此鄉有二萬
兵士之文、計大帳之次、閱其課丁、有七十餘
人、清行到任、又閱此鄉戶口、有老丁二人、正
丁四人、中男三人、去延喜十一年、彼國介藤
原公利任滿歸都、清行問、邇磨鄉戶口、當今
幾行、公利答曰、無有一人、謹計年紀、自皇極

天皇六年庚申、至延喜十一年辛未、纔二百
五十年、衰弊之速、亦旣如此、以一鄉而推之、
天下虛耗、指掌可知、方今陛下鍾千年之期、
運照萬古之興衰、降惻隱於衆庶、施惠愛於
四方、宵起旰食、夜念朝行、遍頒綸綽、廣訪芻
蕘、昔者虞舜之居、三年成都、仲尼之政、期月
自理、然則民之繁孳、不待五代之後、國之興
復、應期浹日之間、不任抃躍、敢陳狂愚、謹錄
如左、伏待天裁、其一曰、國以民爲天、民以食

爲天無民何據、無食何資、然則安民之道、足食之要、唯在水旱無沴、年穀有登也。故朝家每年於神祇官、立祈年月次之祭、嚴加齋肅、遍禱神祇、乞其豐熟、致其報賽。神祇官每社設幣帛、清酒、鐵鉞、陳列棚上、或有奉馬者、祝部須潔齊、捧持奉進、而皆於上卿前、卽以幣絹、挿著懷中、拔棄梓柄、唯取其鋒、傾其瓮酒、一舉飲盡、曾無一人全持出神祇官之門者。況其神馬、則市人於郁芳門外、皆買取而去。

然則所祭之神、豈有歆饗乎、若不歆饗、何求豐穰、伏望申救諸國、差史生以上一人、率祝部令致祭物於本社、以存如在之禮。又朝家每年修吉祥悔過仁王會、祈禱豐年、消伏疾疫、而今僧徒修之者、多非其人、上自僧綱、下至諸寺、持戒者少、違律者多、如此薰修、豈可感應乎、感應之來、非敢所望、妖咎之至、還亦可懼、伏望衆僧濫行有聞者、一切不預請用。又諸國司等、忽忙不遑、國中法務、委附講讀。

師而多非持律之人、或有贖勞之輩、况其國分僧皆是無慚之徒、蓄妻營室、耕田商價、而今國司依例、令致祈念、望其感應、譬猶緣木求魚、向竈採花也、重望諸國講讀師、雖成階業、非精進練行者、不得擬補、又國分僧若有濫穢、而講讀師不糺者、解却講讀師、如此則聖主之祈、感速影響、公田之稅、蓄如京坻、十旬之雨、隨節、千箱之詠、滿衢、其二曰、先聖明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服澣濯之衣、嘗

蔬糲之食、而今澆風漸扇、王化不行、百官庶僚、嬪御媵妾、及權貴子弟、京洛浮食之輩、衣服飲食之奢、賓客饗宴之費、日以侈靡、無知紀極、今略舉一端、稍陳事實、貞觀元慶之代、親王公卿、皆以生筑紫絹為夏汗衫、曝絕為表袴、東絕為鞞、染絕為履裏、而今諸司史生、皆以白縑為汗衫、白絹為表袴、白綾為鞞、菟褐為履裏、其婦女則下至侍婢、裳非齊紈、不服、衣非越綾、不裁、自餘奢靡、不能具陳、富者

誇其逞志、貧者恥其不及、一衣破終身之產、一饌盡數年之資、田畝爲之荒蕪、盜賊由是滋起、如此不禁、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定衣服之制、命檢非違使、糾其僭忒、又王臣至于庶人、追福之制、飭終之資、隨其階品、皆立式法、而比年喪家七七講筵、周忌法會、競傾家產、盛設齋供、一机之饌、堆過方丈、一僧之儲、費累千金、或乞貸他家、或斥賣居宅、孝子遂爲逃債之逋人、幼孤自成流冗之饑孳、夫以

蒙顧復撫育之愛者、誰無追遠報恩之志、然而修此功德、宜有程章、豈可必待子孫之破產、以期父祖之得果乎、况此修齋之家、更設弔客之饗、獻酬交錯、宛如飫宴、初有匍匐之悲、俄成酣醉之興、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豈其如此乎、但郊畿之內、道場非一、故檢非違使不違禁止、伏望申敕公卿大夫百官諸牧、各慎此僭濫、今天下庶民知其節制、又維摩最勝、豎義僧等、皆貧道修學之輩、

也、一鉢之外亦無他資、而比年盛儲僧綱、并聽衆之齋供、非唯積饌成山、猶亦者酒如淮、已乖佛律、亦害聖化、伏望申戒僧綱、早立此禁、上不率正、下自差忒、若卿相守法、僧統隨制、則源澄而流自清、表正而影必直、其三曰、公家所以班口分田者、爲收調庸舉正稅也、而今已奸其田、終闕厥貢、牧宰空懷、無用之田籍、豪富彌收、并兼之地利、非唯公損之深、亦成吏治之妨、今須令諸國閱實見口、班給

其口分田、其遺田者、國司收爲公田、任以沽却、若納地子、以充無身之民調庸租稅也、猶所遺之稻、委納不動、今略計其應輸之數、三倍於百姓所進之調庸、爲公有利、爲民無煩、此皆國宰專行、應無殊妨、然而事乖舊例、恐有民愁、伏望申救諸國、試令施行、其四曰、治國之道、賢能爲源、得賢之方、學校爲本、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而敘彛倫、朝家之立大學、始於大寶、至于天平、右大臣

吉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傳授、即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其後代代下敕、給越前國加賀郡沒官田百餘町、山城國久世郡公田三十餘町、河內國茨田澁川兩郡田五十五町、以充生徒食料、號曰勸學田、又每日給大炊寮百度飯一石五斗、以補照讀之勞、又敕令常陸國每年舉稻九萬四千束、丹後國稻八百束、以其利稻充學生料、而年代漸久、事皆睽違、承和年

中、返給加賀郡勸學田於伴善男、又敕分久世郡田為四分、其三分給典藥左右馬三寮、纔留其一分、充學生料、河內兩郡遭水成河、常陸丹後出舉稻、本稻皆失、無有利稻、當今所遺者、唯大炊寮飯料米六斗、久世郡遺田七町而已、七町據政事要略以此充數百生徒、雖作闕、猶亦不周、後進者以為大學是坎墮之府、凍餒之鄉、遂至父母相戒、勿令子孫齒學館、由是南北講堂、鞠為茂草、東西曹局、闐而

無人於是。博士等每至貢舉之時，唯以歷名薦士，曾不問才之高下。人之勞逸，請託由是間起。濫吹爲之繁生，潤權門之餘唾者，生羽翼而入青雲，蹈闕里之遺蹤者，詠子衿而辭黌舍。如此陵遲，無由興復。先王庠序，遂成丘墟。萃人之道，以食爲本，望請遍以諸國田租穀代常陸丹後出舉利稻，以充學生等食。加賀郡田依舊爲勸學田。又式云：學生不住寮家者，不得薦舉者。比年雖有此式，不能施行。

者依學生之無食也。今須嚴敕博士及寮頭等，諸道學生雖有才藝，不直寮家者，不得貢舉。如此則挑兮之徒歸我國冑，皇矣之士列彼周行。其五曰：朝家五節舞妓。大嘗會時，五人卽預敘位。新嘗會四人，無預敘位之例。由是至大嘗會時，權貴之家競進其女，尋常之年人皆辭遁。伏按故實，弘仁承和二代尤好內寵，故遍令諸家擇進此妓，以爲選納之便。方今聖朝修其帷薄，立其防閑，此等妓女舞

了歸家、無預燕寢、然則此妓數人、遂有何用、
伏望擇良家女子未嫁者二人、置爲五節妓、
其時服月料稍令饒給、節日衣裝亦賜公物、
若貞節不嫁經十年者、卽預女敘、聽令出嫁、
願留侍者、預之於藏人之列、其六曰、伏按職
員令、判事六人、皆掌決斷人罪、近古以來、大
判事一員、常用律學之人、其外五人、未必任
明法之輩、寬平四年、詔省四人、唯置大小判
事各一人、然猶大判事獨用法家、小判事亦

非其人、今按詔旨、竊有疑惑、何者、聖主之政、
刑法爲大、昔臯陶以大賢爲理官、帝舜猶誡
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光武以明察詳刑、獄
桓譚亦奏云、法吏愛憎、刑開二門、然則疑獄
之斷、古今所難、而今總萬民之死生、繫之於
一人之脣吻、括五刑之輕重、決之於獨見之
讞書、已乖閱實之理、恐貽濫罰之科、近曾安
藝守高橋良成之罪、大判事惟宗善經處之、
遠流、以禦螭魅、奏下已畢、官符亦下、儻依刑

部大錄粟田豐門之駁議良成之身幸蒙赦免朽骨再肉遊魂更歸然則法律出入難可取信天下喁喁莫不危懼伏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補任之使之俱議科文詳定條章各慥其意然後奏聞如此則怨獄永絕罪人自甘不待扶南之鰐魚豈用堯時之獬豸其七日謹按式條二月八月給百官春夏秋季祿而比年官庫乏物不得遍賜公卿及出納諸司每年充給自餘庶官則

五六年內難給一季料伏按事意上下分階故祿之多少各異間忙殊務故物之精麤不同至于頒賜宜無差別豈可俱勤王事別置偏照之官同列周行成此裸國之俗乎伏望計物多少公卿百官一日遍給一如式文若官庫無物同亦不賜無有偏頗如此則鳴鳩在桑均哺養於七子單醪投流期酣醉於三軍其八曰牧宰者分萬乘之憂受一方之寄總六條之紀綱為兆民之領袖故漢宣帝云

與朕共理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必須擇用其
才尊崇其職重官威而厭民心捨小瑕而責
大成而比年任用之吏或結私怨以誣告官
長所部之民或矯公事以怨訴國宰朝廷收
其告狀發遣使人未問事之虛實不辨理之
是非偏依使式每事準擬歛其印鑰嚴其禁
錮卽以官長之貴與小吏賤民比肩連口受
其推鞠辭對之間纖芥有違則立加縲紲便
填牢狴告訴之旨雖事皆不實而威權已廢

政令不行傷化之源無甚於此前年阿波守
橘秘樹肅清所部底慎貢勤王之誠當時第
一必須殊加獎擢以勵循良而依小民之誣
告降朝使之廉問雖事皆虛詐告人逃亡已
而秘樹之身亦爲廢人如此則知恥之士誰
冀爲吏乎方今時代澆季公事難濟故國宰
之治不能事事拘牽正法故或有枉尺而直
尋者或有失始而全終者昔者龔遂爲渤海
守奏曰請敕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令

得便宜從事、又本朝格云、國宰反經制宜、動不爲己者、將從寬恕、無拘文法者、伏望此等告言訴訟、除謀反大逆之外、一切停止朝使、專付新司、若實有犯過者、具載不與解由狀、勘判之後、卽下刑官、論其罪科、其九曰、謹檢按內、三宮舍人、諸親王帳內資人、諸大夫命婦位分資人、諸司勘籍人、諸衛府舍人、式兵二省載季符者、一年四季之內、稍及三千人、略計當今課丁、除五畿內陸奧出羽及太宰

九國之外、不滿三十萬人、就中大半是無有身、然則見課丁纔有十餘萬人、今十餘萬人中、每年除三千人之課役、傍薄而論之、未盈四十年、天下之人、皆可爲不課之民、然則國宰、今何人備進調庸乎、由是國宰奉行蠲符、卽除富豪見丁之課役、更以無實課丁、括出計帳、故例進調庸、自然無可徵之門、然則調庸難備、曾非國宰之怠也、都是蠲符猥濫之所致也、而今依此怠、遂爲未得解由、豈不悲

乎、伏望隨國大小、每年立其定數、大國一年
十人、上國七人、中國五人、小國二人、以載蠲
符、此外不得加增一人、其十曰、諸國檢非違
使、掌糺境內之奸濫、禁民間之凶邪、然則國
宰之爪牙、兆庶之銜策也、必須明習法律、兼
詳決斷、而今任此職者、皆是當國百姓納贖
勞料者也、徒費公俸、不堪差役、空帶其名、曾
非其器、亦猶如畫餅不可食、木吏不能言也、
伏望監試明法學生、充任此職、其試法一如

明經國學之試、國中追捕及斷罪、一向委此
檢非違使、猶如京下有判事及檢非違使也、
又緣邊諸國各置弩師者、爲防外寇也、臣伏
見本朝戎器、強弩爲神、其爲用也、短於逐擊、
長於守禦、古語相傳云、此器神功、皇后奇巧
妙思、別所製作也、故唐國雖有弩名、曾不如
此器之勁利也、陸奧出羽兩國、動有蝦夷之
亂、太宰管内九國、常有新羅之警、自餘北陸
山陰南海三道濱海之國、亦皆可備鄰寇者

也、而今弩師皆充年給、許令斥賣、唯論價直之高下、不問才伎之長短、故所充任者、未知軍器之有弩、况曉機弦之所用乎、若有隣寇挑死者、空懷此器、孰人施用乎、伏望令六衛府宿衛等、練習弩射之術、試其才伎、隨其功勞、充任弩師、然則人才適名、城戍易守、其一曰、伏見去延喜元年官符、已禁權貴之規錮山川、勢家之侵奪田地、芟州郡之枳棘、除兆庶之螫賊、吏治易施、民居得安、但猶凶暴

邪惡者、惡僧與宿衛也、伏以諸寺年分、及時得度者、一年之內、或及二三百人、半分以上、皆是邪濫之輩、又諸國百姓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猥著法服、天下人民、三分之一、皆是禿首者也、此皆家蓄妻子、口啖腥膻、形似沙門、心如屠兒、况其甚者、聚為群盜、竊鑄錢貨、不畏天刑、不顧佛律、若國司依法勘糾、則霧合雲集、競為暴逆、前年攻圍安藝守藤原時善、劫略紀伊守橘公廉者、皆是濫惡

之僧爲其魁帥也、縱使官符遲發、朝使緩行、則時善公廉皆爲魚肉也、若無禁懲之制、恐乖防衛之方、伏望諸僧徒有凶濫者、登時追捕、令返進度緣戒牒、卽著俗服、返附本役、又私度沙彌爲其凶黨者、卽著鉗鈇、驅役其身、又六衛府舍人、皆須每月結番、曉夕警備、而今散落諸國、或在千里卸驛之外、百日行程之境、豈得門籍編名、宿衛分番乎、此皆部內強豪、民間凶暴者也、國司依法勘糾其事、則

駿奔入洛、卽納錢貨、買爲宿衛、或帥徒黨、而劫圍國府、或奮老拳、以凌辱官長、凡厥蠹害、非唯疥癬、夫以選置衛卒、爲備警急、而今遠在甸服、不居京畿、若有急者、奔赴無及、然則徒爲諸國之豺狼、曾非六軍之貔虎、望請諸衛府舍人、充補之後、不得歸住本國、若有寧歸者、各限假日、取本府牒、附送國衙、不得限外留連、若猶懈緩、不還者、國宰且解其職、且錄事狀、牒送本府、如此則獲臂比肩於門欄、

狗吠休警於州壤其十二日臣伏見山陽西
海南海三道舟船海行之程自檉生泊至韓
泊一日行自韓泊至魚住泊一日行自魚住
泊至太輪田泊一日行自大輪田泊至河尻
一日行此皆行基菩薩計程所建置也而今
公家唯修造輪田泊長廢魚住泊由是公私
舟船一日一夜之內兼行自韓泊指輪田泊
至于冬月風急暗夜星稀不知舳舻之前後
無辨濱岸之遠近落帆棄檝居愁漂沒由是

每年舟之蕩覆者漸過百艘人之沒死者非
唯千人昔夏禹之仁罪人猶泣况此等百姓
皆赴王役乎伏惟聖念必應降哀矜者也臣
伏勘舊議此泊天平年中所建立也其後至
于延曆之末五十餘年人得其便弘仁之代
風浪侵齧石頽沙漂天長中右大臣清原真
人奏議起請遂以修復承和之末復已毀壞
至于貞觀初東大寺僧賢和修菩薩行起利
他心負石荷鍤盡力底功單獨之誠雖未畢

其業年紀之間莫不蒙其利賢和入滅稍及三十年人民漂沒不可勝計官物損失亦累巨萬伏望差諸司判官幹子有巧思者令修造件泊其料物充給播磨備前兩國正稅冀早降聖朝援手之仁令脫天民為魚之歎凡厥便宜具載去延喜元年所獻意見之中不更重陳本朝文粹○按元年所載十七年任參議兼宮内卿明年兼播磨權守十二月卒公卿

補任年七十二據本朝文粹所載詔眼文延喜

卿補任為七十五日本紀清行明法律精算術博涉經史旁搜百家強記洽聞為一時之

宗曾作詰眼文寓其志本朝文粹所著有善家集

仁和寺書五條堀河有凶宅人不敢居清行

買之移居親戚皆止之清行不聽妖亦熄昔今

物清行多子不詳其名第八子淨藏聰慧夙

成七歲祝髮為僧曉術數為時人所稱焉扶桑

略記元亨釋書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五
藤原實賴幼名牛養
大關白忠平長子也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六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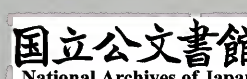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藤原實賴 子賴忠 孫佐理 伊尹

兼通 為光

藤原在衡

藤原實賴幼名牛養 大鏡 大關白忠平長子也 大鏡



尊卑分脈為人温雅嘗有相工自高麗至實賴年

尚少故著賤者服在稠人中相工指之曰是

貴人也大鏡延喜末任阿波權守右衛門佐自

是積官階至朱雀朝任大納言敕預官奏無

何拜右大臣三表辭之不聽尋兼藏人所別

當天曆初轉左大臣後兼皇太子傅敘正二

位天德二年聽輦車出入宮門公卿補任大鏡裏書康

保元年進從一位公卿補任大鏡裏書二年聽節會日不就

班直昇殿日本紀略大鏡裏書四年帝晏駕皇太子當

登阼然罹病不能御大極殿實賴建議始行

即位禮於紫宸殿是為冷泉帝時人稱之古

談帝詔實賴關白機務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大鏡裏書聽牛

車出入宮門大鏡裏書尋拜太政大臣日本紀略公卿補任

安和元年帝違豫日本紀略使實賴覽官奏實賴

病賜度者三十人圓融帝即位幼冲實賴攝

政日本紀略公卿補任一如其父忠平故事天祿元年

寢疾屬其危愀帝為大赦天下救之日本紀略薨

年七十一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大鏡裏書及薨之日貴賤踵

門舉哀慟哭

古事談鈔

詔贈正一位追封尾張

公謚清慎

日本紀略

世稱小野宮殿

補任尊卑分脈

所著有水心記

仁和寺書籍目錄

實賴練達

朝章為世儀範其居私第每出南庭未嘗不

冠人怪其故曰稻荷山森然在目敢不敬偶

爾遺忘則以袖覆頭急遽趨入其自謹勅率

如是大鏡又積果於門側使兒童縱啖之隔墻

聞其所談以知世情古事談所作詩歌多傳于

世長子敦敏為左近衛少將先父卒

長子以下尊卑

分脈次賴忠次齊敏齊敏至參議從三位天延

元年薨

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有三子高遠懷平實資尊卑

分脈高遠正三位太宰大貳長和二年薨懷平

長和中至權中納言寬仁元年薨年六十五

日本紀略尊卑分脈

實資自有傳

賴忠天祿中任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拜

右大臣及攝政伊尹薨代為氏長者天延初

停氏長者帝更以關白兼通為之

公卿補任兼通

雅與賴忠相得機務細大每事咨詢

榮華貞物語

元元年詔賴忠知一上所行政事二年轉左大臣敘正二位仍領大將兼藏人所別當公卿補賴忠素有時望兼通亦常欲舉賴忠以自代榮華物語是冬輿疾入朝行除目奏曰賴忠關白器也臣請解職讓焉帝從其言即日以賴忠為關白愚管又為氏長者辭大將賜內舍人二人左右近衛各四人為隨身乃辭內舍人加賜左右近衛府生各一人教授帶劔聽輦車出入宮門天元初拜太政大臣聽牛車

四年進從一位華山朝領職如故至一條帝登祚罷關白永祚元年薨年六十六贈正一位追封駿河公謚廉義公卿補任其第在三條北大鏡故稱三條大臣大鏡賴忠性節儉為關白常著布袴入朝大鏡子公任自有傳賴任從四位上土佐守尊卑敦敏子佐理大鏡佐理善書與兼明親王藤原行成齊名江談天德天元間累官至參議敘從三位正曆中出為太宰大貳進正三位公卿補任在任數年與

宇佐神人爭鬪祠官訴之朝因罷大貳

日本紀略

歸京師泊伊豫海岸風濤險惡數日不得解

纜一夜夢三島神來請書社榜佐理敬諾及

覺風恬波穩登岸齋戒書榜而去自是書名

益著於世

大鏡

尋為兵部卿薨年五十五

日本紀略

公卿補任女適懷平亦善書頗有父風

大鏡榮實華物語

賴弟師輔

大鏡尊卑分脈

師輔少歷清顯承平天慶間累遷為權中納

言公卿補任尚勤子內親王一代要記平將門反征東

大將軍藤原忠文未及接戰而將門伏誅朝

廷論功行賞時師輔與兄實賴同在座實賴

議曰忠文實無功不宜賞師輔曰不然罪疑

從輕賞疑惟重彼既啣命出京師不可不賞

實賴固執不移時論以師輔為長者之言古事

談十訓鈔參取源平盛衰記轉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敘

從二位天曆元年拜右大臣進正二位

公卿補任

勤子內親王薨尚雅子內親王未幾內親王

亦薨又尚康子內親王一代要記天德四年師輔

寢疾帝聞其有剃髮之志遣使問之師輔自

知不起因陳請宿志帝復諭之曰公疾雖篤

調攝得方豈終不差東宮幼冲輔導無人公

何愨然遽欲剃度乎師輔連請遂薙髮扶桑略記

尋薨年五十三日本紀略扶桑略記世稱九

條殿或稱坊城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嘗撰新撰年中行

事除目鈔其目錄曰九曆仁和寺書作遺誠

一篇以教子孫行于世拾芥鈔師輔寬綽敦雅

能容衆雖久廢問訊者待之如初是以父時

賓僚多來歸焉榮華物語子伊尹兼通兼家高光

為光公季尊卑分脈兼家自有傳高光在隱逸傳

伊尹天祿元年拜右大臣及伯父實賴薨代

之攝政日本紀略公卿補任榮華物語為氏長者尊卑分脈累表

辭攝政不許日本紀略二年拜太政大臣進正二

位公卿補任聽直廬視除目日本紀略三年疾篤賜度

者八十人公卿補任下赦令以救其病日本紀略上表

請致仕停攝政餘官如故十一月薨年四十

九贈正一位追封參河公謚謙德日本紀略

公卿補任

食封資人如生日

日本紀略

稱一條攝政

公卿補任尊卑

分脈性好豪華嘗臨大饗日視寢殿壁色微黑

俄以陸奧紙糊之師輔嘗遺誠子孫示節儉

伊尹不能遵奉時論病焉伊尹有才貌工和

歌大鏡村上帝命大中臣能宣等五人撰後撰

集御八雲賜伊尹宸翰宣旨頌和歌所別當本朝

文粹子親賢惟賢舉賢義孝義懷周舉光昭女

懷子親賢惟賢竝官右兵衛佐尊卑分脈舉賢為

左近衛少將義孝右近衛少將時人稱舉賢

為前少將義孝後少將兄弟竝美風姿而兄

差不如弟以故兄弟不相睦大鏡同時患痘瘡

以且昏沒義孝幼好佛乘大鏡榮華物語至於絕腥

葷大鏡性生極樂記元亨釋書義懷自有傳周舉光昭竝

官少將懷子為冷泉帝女御生華山帝尊卑分脈

義孝亦行成別有傳亦竝以長幼

兼通天慶九年任周防權守天曆末遷左近

衛少將公卿補任天德四年以皇太子舅兼東宮

亮康保四年補藏人頭因事忤旨停東宮亮

大日本史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一

弟兼家代之、冷泉帝登極、停藏人頭、兼家復

代為之、公卿補任、參安和二年任參議、尋敘

從三位、公卿補任兼家夙顯達、遷至大納言、兼右

近衛大將、公卿補任、愚管鈔兼通以是缺望、屢廢朝

參、帝亦待之稍薄、大鏡天祿三年任權中納言、

公卿補任兼通意欲攝關、而常恐兼家妨已進取、

初村上朝竊就中宮令手書曰、後來攝關有

闕、宜必以兄弟序相及、中宮乃兼通妹也、兼

通懷其書、未嘗離身、兄伊尹病篤、兼通料其

不起、欲乘間進其書、會帝御鬼間、兼通進將

奉之、帝於諸舅雅疎、兼通見其來前、起入內、

兼通隨而言曰、臣有所奏、帝復坐、乃奉其書、

帝視母后手跡、愴然有戚容、終以難違、其遺

命、先聽兼通內覽、大鏡、參取擢自中納言直

任內大臣、公卿補任、大鏡、愚管鈔天延二年為氏長者、

拜太政大臣、敘正二位、聽輦車、關白萬機、賜

內舍人二人、左右近衛各四人為隨身、三年

敘從一位、聽牛車、公卿補任貞元元年禁內火、帝

小傳

從御兼通堀河第屋宇壯麗擬則禁闕時人呼曰今內裏

榮華物語

二年春病上表辭職不許

日本紀略初兼通長女嬬子為女御冊為皇后兼

家長女超子為冷泉上皇女御又欲使次女

詮子侍帝兼通曰我女既為中宮而彼欲進

其女乎由是嫌隙滋甚兼家東三條宅與堀

河第隣接客或有候兼家者兼通陰罵之客

懼或待夜而至焉及超子生三條帝兼通益

不悅曰院女御育皇子大將階之方且圖後

福白帝曰兼家奉院皇子僥倖非冀恐不利

於陛下宜先事擯斥之右大臣藤原賴忠與

兼通善兼通欲薦之令代已先使源兼明解

左大臣更為親王以賴忠任之

榮華物語

至冬兼

通病革兼家聞之以為既亡將欲入朝奏請

已代其職急裝而出前驅喝道已近兼通第

下人入報曰東三條殿方來兼通以為訪病

拂席以待兼家過其門而不入直朝謁兼通

大怒勃然而起四人扶掖力疾以朝兼家方

在帝前奏請望兼通至驚愕息遽回避他處
 兼通意色殊惡白帝曰臣請今日行最後除
 目左大臣賴忠即其人也當為關白因劾奏
 兼家躁競褫見任官職左轉治部卿帝不能
 違其意皆聽之大鏡參取愚管鈔兼通顧公卿呼曰
 誰欲大將欲則自請坐者相視皆莫敢言中
 納言藤原濟時進請兼通許焉愚管鈔兼通既
 辭關白帝特優賜任人爵人一准三宮公卿補任
 紀略本大赦天下賜老人物以救其病日本紀略薨

年五十三日本紀略公卿補任尊卑分脈遺令辭賜喪儀及
 贈位廢朝三日日本紀略贈正一位追封遠江公
 謚忠義日本紀略公卿補任食封資人同生時日本紀略稱
 堀河殿大鏡尊卑分脈子顯光時光朝光公卿補任尊卑分脈
 顯光應和寬仁間累官至從一位左大臣公卿
 補薨年七十八日本紀略公卿補任稱堀河或廣幡尊卑
 分脈顯光女延子入小一條宮絕幸後左大臣
 道長女繼入宮席父勢奪其寵榮華物語大鏡延子
 失志歸家榮華物語顯光怨憤一夜為之髮白十訓

大日本史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 九

鈔延子遂以憂卒榮華物顯光使僧道滿咒

詛道長十訓死後為祟世呼曰惡靈左府大鏡

寶物時光從二位中納言稱町尻尊卑朝光

圓融帝時特被恩寵大鏡超兄顯光為權中納

言轉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大鏡長德元

年薨公卿補任稱閑院大將大鏡朝光美

姿儀大鏡嘗創意著透額冠後人遵用焉東齋

初朝光娶重明親王女有姿色生數子時大

納言源延光妻新寡妝奩貲賄甚饒朝光欲

獲之因拾擿小過黜其妻而更娶年長於朝

光黎面皺髮額上有疵然其所以媚夫婚甚

勤侍婢三十許人皆有姿首袿服靚粧以列

左右銀鎗二十許常煎藥餌隨須供進寒月

則絮席令坐之卧褥則令侍婢各執熨斗煖

之朝光甚眇之為清議所鄙名譽頗衰大鏡子

朝經至顯官公卿補任

為光天祿中累遷參議數歲敘從三位任權

中納言貞元三年轉大納言一條帝登極拜

右大臣、永延元年敘從一位、正曆二年拜太

政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聽輦車、公卿補任、代要記、明年薨、

年五十一、贈正一位、追封相模公、謚恒德、公

補任、日本紀略、尊卑分脈、食封資人同存日、日本紀略、稱後一

條太政大臣、公卿補任、代要記、初為光女、祇子為華

山帝女御被隆寵、方娠八月病卒、大鏡、榮華物語、為

光不堪憂戚、自是專歸佛乘、平居薰修、一如

浮屠氏、創法住寺而居焉、榮華物語、因亦稱法住

寺相國、大鏡、尊卑分脈、其日錄曰、法住寺相國記、長

子誠信、幼名松雄、長子、以下、榮華物語、性嗜酒、弟齊信

有令譽、誠信時望不及、大鏡、一條帝即位、誠信

稍遷任參議、長德三年敘從三位、兼左衛門

督、長保中、中納言有缺、公卿補任、誠信欲補之、竊

謂齊信曰、此官我所欲、第勿望、齊信諾、左大

臣道長雅重齊信才器、密諭之曰、子寧欲為

中納言乎、我當奏授、齊信辭曰、是家兄之所

望、僕不欲先也、道長曰、乃兄不堪其器、子若

不欲、則遷除終在他人、齊信曰、僕但為兄避

耳、僕他人可補者、豈不受命、道長遂以齊信
為中納言、誠信以為欺已、自除目日、絕飲食、
握拳俯仰、怒罵曰、我為齊信道長所沮礙、憤
悶七日而薨、指甲透手背云、鏡大齊信自有傳、
齊信弟道信、出為從父兼家子、道信弟公信、
官至中納言、尊卑分脈、
公季初生而喪所怙、村上中宮公季姊也、憐
其幼孤、取養于宮中、帝亦深加眷愛、服食一
擬皇子、但所須食器、稍降其制、人臣鞠于宮

省者、古未之有也、時人異之、鏡大康保四年、冠

即日敘正五位下、累遷、寬和中任權中納言、

長德中轉大納言、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左近

衛大將、公卿補任拜內大臣、寬仁元年轉右大臣、

日本紀略聽乘輦出入宮門、兼皇太弟傅、治

安元年敘從一位、拜太政大臣、聽牛車、尋賜

隨身八人、公卿補任長元二年薨、年七十三、贈正

一位、日本紀略扶桑追封甲斐公、日本紀略

謚仁義、日本紀略扶桑為閑院家祖、尊卑分脈、

子實成累官至中納言太宰權帥公卿補任長曆

二年坐事除名扶桑略記要記公卿補任明年復

本位扶桑略記要記公卿補任並為長久元年善相人右馬

頭藤原顯信請婚於實成實成以其有出家

之相不許後謂顯信兄能信曰令弟將出家

兆已見焉因問年紀幾曰十九日期在今年

矣是歲顯信俄棄官為僧大實成寬德元年

薨年七十公卿補任世稱閑院帥扶桑略記子公成幼

名犬大鏡美容姿閑威儀榮華物語公季養為子鍾

愛殊甚常同車而朝有時而後則公季未嘗

獨進必待其至而後入大鏡官至從二位權中

納言子實季正二位大納言公卿補任世號後閑

院尊卑分脈以鳥羽帝外祖父贈太政大臣正一

位朝野羣載尊卑分脈

藤原在衡中納言山陰孫僧如無之子也伯

父但馬介尊卑分脈今從公卿補任作守有賴養為嗣公卿

補任尊卑分脈延喜八年入大學試文選范史以錯

誤下第十二年省試尋為文章生十七年出

身為伊豫備前掾、明年對策登科、朝野羣載為少

內記藏人、延長中敘從五位下、任刑部少輔、

特聽昇殿、尋為大學頭、除式部權少輔、公卿補任

朝野羣載天慶四年任參議、村上帝即位、敘從三

位、任權中納言、進正三位、轉大納言、公卿補任天

德四年禁內火、宮殿悉燬、在衡監改造之事、

朝野羣載明年以功敘從二位、公卿補任安和二年設

尚齒會於粟田山莊、日本紀略百鍊鈔扶桑略記會者各

脫朝服、著直衣指貫、日本紀略世以為盛事、日本紀略

百鍊鈔太政大臣實賴、以和漢尚齒會畫障贈

之、本朝粹文會左大臣源高明、蒙讒貶謫、在衡聞

而嘆惜、家臣慶曰、大臣有闕、次當在公、在衡

大怒逐之、續右事談既而代師尹為右大臣、公卿補任

明年轉左大臣、是冬、以疾致仕、尋薨、年七十

九、公卿補任一代要記○贈從一位、稱粟田

左大臣、公卿補任又萬里小路、歷代皇紀在衡在職未

嘗廢朝參、一日風雨暴烈、左衛門吉上相謂

曰、勤恪如在衡、亦艱於朝參、言未畢、有簑笠

來者視之則在衡也時人歎稱焉

古事談續

在衡豫知帝所讀書每入朝車中必載其書

有所顧問則占對明悉是以才學雖無大過

人深見嘉尚焉

古事談續古事談十訓鈔東齋隨筆並載在衡

少時詣鞍馬寺夢值昆沙門天豫子國光治

部卿國光子忠輔

公卿補任安和初起文章

得業生累官階

公卿補任至正三位權中納言

補任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三十五終

